

浅谈孙绍振语文课程观

梁 卓

陕西省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汉中 723001

摘 要: 孙绍振教师在近几年的专业钻研中,逐渐建立了全新的语文课程观念,主要体现为通过语塑造心灵,比较还原法以及深度解释文章"意脉"说。他认为,要彻底改变"语文学课上和不上哪个样"的普遍性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由哲学上、从深刻的思考模式加以反省。孙绍振的的新语文课程观,对新语文课程建设有着巨大的理论指导价值和积极的推动意义。

关键词: 孙绍振;贴近自我;还原

孙绍振先生也是现在的福建师大文学院客座教授、是中华文艺理论会的副会长,也是著名的语文教育改革家,他是高校最早介入中学新一轮课改的教师之一。革新和开拓起步之日初,他便刊登在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并引发广泛了政治关注与文化争论,并通过近二十余年来的不断实践已演变成为了世界当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价值的文献资料。后来,他又陆续出书编辑了一系列中国小学语文新课标教材课程改革类书籍,如《直谏中学语文教学》《名作细读》和《孙绍振如是翻译小说》系列等,主编出版了多部北师大版普通初中教材《语文》教材,为语文教育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塑造心灵

在语文的教学与行为研究中,被孙绍振放在了首位的是"塑造人的心灵",他认为看得见的效果,并不一定就是真正有效的教育,直接的思想灌输往往带着强制性,没有经过一个孩子自己反复多次的思考和质疑,很可能效果来得比较容易去得的也特别快,实际上它是另一种教育的假象,而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语文教育专家却常常很迷信这种教育效果。他们常把这种对一个孩子潜移默化的精神教育熏陶作用搞得似乎很纯粹,好像就在一个真空管中悄悄地进行实验。而孩子的精神发展本身应该是其感觉、情感和意志行为三个基本基础上得到均衡发展。

改革不仅单要改好课本,重点是如何改变学生观念、思维形式和思考方法。通过文字语言形式的驾驭力来重新塑造现代人健康的精神心灵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关键问题是有了这种想象的丰富,才能有心灵想象的更丰富;那么反过来,也、同样可以说,有了心灵想象的更加丰富,才能有语言的更丰富。

在人内心活动丰富问题上,孙先生也重视个人感觉和自我情感意识的培育:"一般人自己的内心思想往往是比

较离不开个人感觉的和对情感意识的感觉,特别是那种比较独特深刻的、个性化的思想感觉意识和个人情感,往往会埋藏在一个潜意识系统中,一般正常情况条件下,人本身是根本感觉不到属于自己那深层的、内在的思想感觉意识的,不去加以唤醒,就会被遗忘。审美和教育,就是应该从培养'审美'思维和学会'审情'意识开始进行的。作为中国人,全面素质发展起来的下一代人,要首先让自身感知、情感能力和道德意志修养得到较全面和发展。在这种美学意义层次上,它不仅应该是指'我思故我在'的,而且必须是指'我感故美在,我无感故美不在'的。"艺术美感的最大功能之一也是在唤醒现代人不断所失去了的感官。

他在解释鲁迅为何偏爱《孔乙己》时,如此说道:"孔乙己是如此的令人快活,可是缺少了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就如此讲,孔乙己出现或者是不出现都是快活的。他觉得,这就是本文的"意脉"之所在。我们可以知道,整篇文章都是由孔乙己发笑而引起的脉络。从课文的这种结构来说,即使这是个苦命的人,在公共场所出现时却也可以带给人欢乐,而他自己却没有快乐可言,只是尴尬地抵抗嘲弄。这种笑是荒诞可笑的,这种并不幽默的笑是不轻松的。因为经常给人带来笑声的孔乙己自己却没有发笑,而是不放松的调侃,导致了弱者越来越狼狈,越狼狈就越是笑的开心,而弱者却不但笑不起来,而且不能流露出难以忍受的表情。但是,这并不是悲惨的,也不是喜剧的,是毫无可怜的悲剧和毫无欢笑的喜剧。^[1]他把感觉、感情看得如此重要,将其视为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的基本元素。而我们以往强调"全面发展",一般是为了强调"德育"的重要。

二、"比较还原法"

阅读教学中,是孙先生用力最多的一块研究领域。正

是在阅读的重建中,孙绍振理解文字、培养语言创新能力的方法诞生了:不借助现成的文字材料,而只是借助抽象的能力来想象艺术形象的初始状态,并找到它们间的区别,从而成为文学分析的起点,这个方法也被叫做“还原法”。孙绍振先生在语文教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强调“可操作”原则。他指出,假如某种教学理论不能被作为一定的教育实际操作条件,则它便是失败的。

从本质上讲,还原和比较只是关于发现矛盾,创造问题,然后执行一些任务。但是,如果设置问题的方法真正得到解决,那么逐步深化分析就不难了,螺旋式上升的思维也就难了。字面上来说,他所指的虽然是对古典文本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但实际上却是研究所有问题的方法,包括对口头和书面演讲和作文的分析。

将还原法落实用到了一些具体的汉语教材教学上和关键词解释上,以鲁迅先生:《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为例,就是以阿长这种名称为关键字来复原、解析。为方便交代阿长的姓名,鲁迅用了二段的文字,如果把后面这一段去掉,肯定会有一些丢失。因为在这关键词“阿长”的意义深处,不止是长妈妈,更是他和身边人们对话的精神密码。按照还原法,大多数中国人的名字通常都要与某种良好的感情期望相联系结合在一起,不同身份的一个人往往有许多不同意义的名字,表现出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情感愿望和处事态度。孙先生说,阅读一篇文章意味着阅读它的好处,比较的方法是比较它们各自的特征。

《阿长与山海经》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与鲁迅短篇小说中的诸多人物形象比较,他们的共同特色也不难被总结而出,那便是:不仅有风趣的调侃,也有真诚的抒情。这也正是比较的还原的作用,如果一味拘泥于字典词汇,是不能够融入这种深邃浑厚的精神境界中的。^[1]

孙绍振先生的“比较还原法”也应算是博纳百家之善长,从各家之长处提取各家精华,融入和贯通各家为己之所用而成得一家之言。这里也许有某些西方思想的某些影子,例如,黑格尔黑格尔的审美辩证法,康德的审美价值判断标准和审美价值分析等等。但这基本上,正像他的本人所言:“阅读我们祖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经验和我的个人的读书经过对我来说是基础”表明,他本人的思维方法还是有着总体上的革新。

三、文章深层密码——“意脉”

孙先生曾多次认为,要真正“贴近自己”,这就必须和“日常生活”中的“现成话语”做对抗,把学习者从语言蒙蔽中解放出来。根据孙先生的话,他曾在北京市一家中学听课,老师讲《木兰诗》的文本,在一问一答以及多媒体

动画导入之后,花木兰便完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贫乏的概念了——因为英雄们本身也就是必须要英勇善战的。但是在这个文本世界里,花木兰仅仅是个女性英雄。作者在文章中的安排,恰恰是为了表现文章中的“意脉”。突出女性超越世俗的功力英雄主义是第一位的。

经典文本之所以不朽,当然是因为它有它自己非凡之处,而自发的主体用刻板的心期望掩盖了它。因此,为了揭示隐藏的“意脉”,必须要将我们自己彻底从自己心灵上隐藏起来的现成的期望中完全解放出来。要能真正深入领会这个《木兰诗》概念,就要充分利用文本中丰富的信息含量来有效抵御那些现成的、空洞的“英雄”概念,也就要懂得利用文本结构中这些微妙却深刻的信息含量来有效推动读者内心图式世界的重新开启,做出深刻的调整。

阅读理解中始终存在自发性和有意识学习主观性的问题,其实它归根结底是我们在自由地进行思考的学习行为与自主学习知识积累与能力提高之间所发生的一些尖锐矛盾。我国的后现代教育理论家们,在否定了自由读书思维、否定通过读书积累新知识能力的同时,不仅是根本的脱开了自由读书思想的教学实际,同时也是背离了我国的自主读书学习传统。子云:“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及学也。”但很可惜的是,咱们我国现在的某些学者却往往对一些老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基本经典和教条理论都还耳熟能详,对属于中国的自己文化的民族精神方面的这些基本文化经典理论却已经几乎要忘得一干二净。与文本进行深入对话意味着要能够深入地学习如何做到这一点。至于那些类似《花木兰诗》之类的经典文章,不管社会对它们多么地开放,它们最后都会无法彻底看明白巾幗英雄文学与艺术发展背后的真实秘密。“外行看热热闹,内行看门道”,而自发的主体论,却把“看热热闹”当成了“看门道”。^[2]

写作时,要突破现有的语言,不但要寻找自我,还要寻找自己的语言。一个被困在现成的文字中的人没有什么可写的。如果他的内心比较丰富,他的情感、感受、感知和认知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写起来就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写动物,有些学生立马就会有现成的文字出来了,“我家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它很讨人喜欢”,这样肯定是对的。但是我们从小学开始的模范作文都是这样不约而同的开头,这种作文教学实则是在阻碍学生贴近真实自我。我们知道,孩子他们本就是纯真可爱的、天真无邪的,他们不需要伪装,不用进行大量的训练。可是基于这样的天然条件,大多数孩子还是一到写作文就变得套路起来。他

认为:我们教育就是要让学员说自己讲话,而不要说他人讲话,所以涉及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现成人讲话的都不能用,它可以影响你,但它只可以反映李白的个人。至于你,要找到自己的独特个性,自己的语言,这当然要求很高了,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做到如此,而只是作为教师,作为教学的编撰者要有这种眼光。只是有很大一部分教师并没有引导学生的心理、释放思维的力量,他还有现成的观点,他没有自己的眼光去看,没有自己的灵魂去感悟,这样也写不好作文。^[1]

其实,人的心是不同的,这也导致每个人的感受都有不同的成分,而感情所唤起和调动的记忆、想象、经历、思想,就是那些不同的。表达同样的感受很容易,因为对于一个通俗语言来说,但是要权威的、准备用自己的话说出独特的感受,要走出通俗语言,并不是很容易。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在观念上,认为使用它的次数越多,它就越安全;事实上,我很可能是在用自己的语言唱别人的歌。再者,你使用它的次数越多,你拥有的自动化能力就越强,你不必动用你的大脑。要写出一篇好的作文,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消除那些不动脑筋就从我们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现成文字,努力去了解我们独特的感受。

四、三层揭秘说

这是孙绍振的新视角,对歌德经典中的"隐秘三层次说"的解释。孙绍振在其二零一零年发表的《解读语文》序言及后来的相关论著中对歌德"隐秘三层次说"作出了指向写作神秘的较为精确的阐述。孙绍振在引证了歌德名论后,指出的"三层次揭秘说":第一层就是一望即知的显性的表层内涵与形式,即短篇小说、诗、散文。第二层则是最隐含的文化意脉;而第三层则是最隐蔽的艺术形态与风格特征。孙绍振教授还特别强调,对第三层的深入理解,尤其要求知识的预备。^[2]

孙绍振曾解读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第一层,是经典的秋的寂寥景象,这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层,指马致远在少年时期热衷功名,可是因为统治阶级实行的种族高压政策措施,所以没有得志,于是就仆仆风尘地独自流浪

于羁旅途中,这也就是"断肠人在天涯"背后所隐喻的政治意脉;第三层,"枯藤"、"老树"、"昏鸦"这三者在虽然没有用所谓古诗词当中的介词或者谓语,但是情调悲凉的一致性,使得人们引起联想的实质相同,这也给读者的是一个完整的想象图景。而在此时,这副画又动起来了,出现了行走着的断肠人和一匹被特意交代的瘦马,但不是生机勃勃的感觉,更加深了离开故乡漂泊之感。但实际上这个感受是在西风而产生,而此时作品也不是在正面描写秋的萧瑟,而只是用"古道"将联想空间直接给了读者。这样的汉语抒情诗,让读者的想象参与了形象的创造,参与的很自然,这样的自然感也使得读者没有联想的难度,让诗歌的感染力上升。

但如果不了解汉语中古代诗词的特点,不掌握专业知识,不熟悉句法与词法,就会像孙绍振所提出的"两眼一抹黑"。他还认为,范仲淹的《渔家傲》中"浊酒一杯家万里"也符合这一样的法则,而这样的手段在律诗中获得了大量的发展,如温庭筠《商山早行》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仅提供意象便能使读者构出完整的图景。这些都要以生活为诗,是深刻意脉、民族诗风的双重展示,这也是孙先生"三层揭秘说"的生动地利用。

综上所述,孙绍振教授的语文课程观内容充实,对学校语文建设有着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对学校语文建设有着良好的引导作用,有待后辈进一步认真学习和探讨。

参考文献:

- [1] 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M]. 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 [2] 孙绍振.名作细读[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 [3] 孙绍振、叶卫平.作文大革命[M]. 福建:福建文艺音像出版社, 2004

作者简介:梁卓(1999-),女,陕西榆林人,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2021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学科语文